■孔士達

1991·CENSUS

CENSUS DAY

June 4 · Count Yourself In!

農業普查

全國的「農業普查」（Census of Agriculture）於本年六月四日與「人口普查」同時舉行。

加拿大有「農業調查」，始於一八七一年冬季。

在一八八一年，這項調查的日期改爲六月。

由於六月天氣較暖，人口普查代表沿門訪問會較爲方便。

同時，這個時候農地生產比較多樣化，農民呈報各項資料也較容易。

政府會利用農業調查所得的數據，把加拿大農業的重要性與實際情況，跟整體經濟作一比較。

又會利用這些數據去評估農業政策及措施的得失。

以禾造生產爲例，政府需要拿所得的數據，斷定那些產品會供應國內市場，而那些則會運往國外銷售。

農業普查又可以協助政府，檢討全國土地用途的模式，在時移勢易之後是否需要改變。

在政府要穩定農產品價格和支持農人的時候，農業普查所得的數據，將會是重要的參考資料。

許多私人機構，亦要倚賴這些數據。

舉個例說，電力公司獲得有關農業使用能源的數據後，就有辦法預期未來某些地區對燃料及電力的需求。

生產化學品及肥田料的廠商，亦可以參考農業普查所得的數據，去估計應該生產的數據，去估計應該生產的數量可以免發生供應短缺或存貨太多的情況。

廠房最好設在那一些地區，亦得拿這些數據來做參考。

加拿大統計局說，農人能否作有效的商業抉擇；能否獲得高質素的服務；以及如何影響自然環境，及其他很多問題，都要靠參與農業普查才可以斷定。

廠商利用人口普查的數據，在適當的地點設廠生產，間接有助農人得到高質素的產品及服務。

聰明的農民知道廠商的動向後，亦可以用來檢討所採用的農務方法，好像農作物的配搭，生產技術，和土壤的保存和處理等。

他們可以按照實際情形，衡量各種可能的方法，去作出抉擇，比較單憑猜測會收事半功倍之效。

農業調查對農人還有其他許多好處。

在發生天災和緊急情況時，當局可以利用農業普查的數據，迅速找到受影響的農業地帶，以及估計災禍的程度，從而謀求對策。

各種團體和工會，也可以利用農業普查的數據，來衡量農人的經濟狀況，藉以向政府施加壓力，支持農人。

各住在都市的人，在生活上可能跟農事有點脫節。

我們很少留意到，加拿大人已愈來愈少在農莊居住。

在過去一百年來，這個數字一直下跌，而且下跌得很厲害。

在一八九一年的一次普查，顯示幾乎有一半的加拿大家庭係在農莊居住。

到一九五六年，農莊的人口已跌至全國總人口的兩成以下。

三十年後的一九八六年調查所得，經營農業的人士及在農莊居住的家庭成員，更跌至僅得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四。

農莊的數目亦相應減少。

在一九五六年，農業調查顯示全國有農莊五十七萬五千個。

到一九八六年，數字減至二十九萬二千個，幾乎僅得三十年前的一半。

不過也得指出，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八六的期間內，農莊數目雖然減少，但是平均每一個農莊的規模則大得多，兩者大致可以互相抵銷。

一九八六年加拿大的農地面積，仍然佔全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七左右，僅比一九五六年下跌些少。

現在事隔五年，農業在加拿大整體經濟裏面的重要性，經已站穩還是繼續下跌？

在今年六月四日的「農業普查」中，將會得到可靠的答案。

■金刀

司徒因

近來大漢公報轉載司徒因的「回甘集」，最近一篇是「西北道上的左公柳」。作者說，「人們說的左公柳，是清代名將左宗棠西征時手植的柳樹。」

我對柳樹的第一個印象是唸初中時老師教的一闋西厢記的曲詞：左邊一株楊柳樹，右邊一株楊柳樹……來到加拿大，每天晨運的池邊有幾株柳樹，不過溫哥華的柳與江南柳不同，對西北的左公柳自然更不同，所以，司徒因看左公柳時的心情，與我看加拿大柳樹的心情也不同。

司徒因是我的朋友，一九三五年我們已經認識，那時候他已是成名的漫畫家，與葉淺予等人很熟識，黃永玉與他很老友。我有一幅黃永玉手筆的寫生像，也是託司徒因的福才能得到。

我們許多年沒見面了，很少通信，彼此從對方的文學中知道一點的消息，經常執筆爲文的人，就是這般懶散。他有女兒在加拿大，太太去世後，女兒勸他移民，他婉拒。我知道他的心事，一個有名的書畫家，對中國的大好河山不免有很深的眷戀，住在香港，他隨時可以回去看看。爲了寫畫，他遍訪名山大川，畫藝大有進步，書法比畫進步神速。有些朋友說，他的詩比畫更好，而他的書法，比前者更好。

下山磯落

■林欣

醉塵紅

與狼共舞

在非常忙碌的情況下，爲了逃避工作壓力，躲進戲院看了「與狼共舞」。這電影奪得本屆奧斯卡多項金像獎，要是導演先生知道竟有我這麼一個觀衆，氣死了！

「與狼共舞」是男主角在紅人部落住居後得來的名字，印第安人與他成爲朋友，甚至不惜回馬偷襲，把他從白人軍隊中搶救出來，表達了友誼超越了膚色和種族。不過，登巴中尉的理想和故事發展。早在電影開場十分鐘的片段中留有伏筆。

電影「與狼共舞」明顯爲印第安人平反。即使未曾大聲疾呼，起碼講出了印第安人的風土人情和酷愛和平的一面。片中幾個醜陋的印人角式，作用應只爲了平衡一面倒姿態而已。

事實上歷來荷里活電影都把紅蕃塑造成「石堅」，殺人剝皮，放火擄掠强姦，這是白人自說自話的版本，世事何嘗有絕對？元朝始祖也曾縱橫草原大漠，一個民族要逐水草而居，强悍是生存必要條件，何獨印第安人？

從「與狼共舞」聯想起更多印第安人的趣怪命名，例如大腳、烏鴉、大熊、常笑、雄鷹、小鹿……。咱們中國農家漁民也有九斤、阿牛、十五、常滿、大汛、慶豐……何其忠實生活化！

可惜，大自然有一條天演定律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，如只率性安於自然，到頭來被大自然湮沒。

所以看完了電影，我又去搏、搏、搏！謀生不易，與「狼」共舞，大家都慣啦！

■刀蠻公主

萬寧公園一日遊（下）

不經不覺，已是下午二時了。五月的陽光依舊燦爛，但路旁的積雪却越來越厚，堆起來也有三、四尺高。行行重行行，我們終於發現了野餐地點的標誌。心想：到底找到地方燒烤，大快朵頤了。豈料整片野餐地區的火爐都在白雪覆蓋下，根本就無法生火，唯有繼續前進。不久，來到一處岔路，據路牌指示，林間深處有一小湖可供野餐垂釣，於是奮起精神，駕車往崎嶇的山路進發。二十分鐘後，目的地在望，天啊！一片白茫茫的世界，分不清那裏是湖水，那裏是草地。踏步在鬆軟的雪地上，一下子便留下尺多深的雪印，真正是舉步維艱，看來我們又找錯了地方了。在萬寧公園內，縱使是五月飛霜六月雪，也不一定是有冤情待雪啊！

車子駛回大路，已是三時多，肚子老是不爭氣，咕咚咕咚地響過不停，最後只好在向河的一處營地生火燒烤。填飽了肚子舒了一口氣後，我們才有心情瀏覽附近的景色。營地前是一條清澈的石溪，營地後是一片叢林，四面冷冷清清，兩三隻不知名的小鳥，肆無忌憚地啄食野餐桌上的食物，好一個幽靜的環境，來一晚露營也不錯啊！

五時半了，仍未見管理員出現收費，我們只好收拾東西離去。想不到回程時，竟邂逅了一隻大黑熊，牠距離車子不到二十公尺，只見牠意態悠閒，神情自若，大概很享受牠的陽光晚餐吧。隨後而來汽車紛紛停下，那些不怕死的遊客，竟然下車替大黑熊拍照。人多了，大黑熊有些腼腆，牠緩緩地轉身，把屁股對着我們，老僧入定般冥想起來。小丫頭初時看得忘形，此刻才知害怕，嚷着要走，只好急急上路，十時左右才安抵家園，一天的行程終於結束了。（完）

集言微

■王曰史

「一個社區」

在政府有意重新發展溫哥華市中心區南部之際，警方認爲該區的犯罪情況，並沒有人們想像中那樣嚴重。

溫哥華警務處長威廉·馬歇爾（Bill Marxhall）日前就該區的犯罪活動現狀，向市議會提出報告。

他說：「有更多居民搬入該區之後，該區的販毒及賣淫活動，將會逐漸減少。」

馬歇爾又說，加派警員巡邏，只會把這些活動驅逐至附近地區。

「他們不過暫避其鋒，實在於事無補，」他說。

市議會在六十日公衆諮詢期滿後，已收集得一大批意見及資料。

一俟分析及研究完畢，市議會將會擬定該區的發展計劃。

該區在世界博覽會舊址之北，縱橫共有三十三個街段。

當局用二十年時間加以發展後，預期會有人口一萬一千人。

警務處長的報告說，「根據統計數字，該區的罪案數目及類型，在過去三年來只有輕微變動。」

他認爲，較勤在該區巡邏，經已證明沒有重大作用。

因此他說：「警方打算維持目前的策略，使該區的非法活動，繼續受到控制。」

溫哥華市中心區南部，在地理上是全市有警察巡邏的最細小地區。在有呈報的罪案中，該區幾乎佔有百分之十。

馬歇爾說，他知道有人認爲該區的固蘭護街（Granville Street）係一個不安全及聲名狼藉的地方。

但在警方的統計數字中，則並非如此。

市政府曾經舉行過調查，發覺到該區的旅館住客，把固蘭護街的旅館地帶稱爲「一個社區」。

這些住客說，該區與喜士定街一帶的商業東區，地位相同。

華哥溫話大

■葉榮光

「福人居福地」

日前，接到一位客人梁君來電，訴說最近非常煩腦，原因是覺得自己錯誤地購下一幅地皮所至。在購買前他曾經用上風水的角度，審核過一番（並非諮詢筆者意見。）覺得環境優美，背山面海，遠眺有一小島好像一座「官印」。浮案在前，與欲購屋地，剛巧成爲七十五度角，以他本人理解，此乃上乘吉地，會大發財了。再加上地產經紀的大力推銷，自然一說即合，買賣雙方交易成功後，正待擇吉動工，却接到建築師報告，屋地的實際環境，並不如他想像中那樣理想，他現在的屋地位置與對出的小島，根本不是七十五度而是成四十五角，若是跟據以前的風水論說，該位置即反吉爲兇，風水上的形局也有天淵之別，這消息無疑像一盤冷水潑在梁君頭上。發風水財的夢想幻滅之餘，心生氣憤，覺得若非地產經紀提供錯誤資料，他便不會用如此高價購買這一片非絕佳風水的土地。失望之餘，便決定提出訴訟行動，追討因風水不佳而引起的一切損失，並且，來電力邀本人出席法庭。及用風水的理論提出有力的證據，以證明他所担心的「風水壞局」，一切屬實（注意，他在購買時，絕無徵詢本人意見。）及問的我意見，這幅地應如何處理？

明瞭一切後，本人不由得搖頭嘆息，世人誤用風水也，夫，風水發明之原意，無非教人如何配合自然韻律，作出同步的適應，達到和諧的境界，善於運作者，無如找至人間樂土，錯誤運用者，就有如自尋煩腦。即例如梁君這一幅地，剛剛購入，就感受到種種煩腦，這當非福地無疑，即使日後勉强使用，也不免心理上有一陰影，道理上自然應該放棄。另一若因此浪費精神，魄力對薄公庭，也未免有些那個，需知「福地留待善人居，消受無緣莫强求。」

玄學天地

史丹利公園

週末副刊

■鍾炳基

賣屋合時

目前銀行利率已經減無可減了，吸引了百份之七十有多的首次買家或投資人仕，四月大溫哥華的銷售量爲四千三百四十一間，較去年同月高出一百份之一百八十三，專家認爲，這種現象與上揚的經濟及外地移居卑詩省的人日增，會使地產市場本年內直趨强勁。

根據數字統計，本年夏秋移入的居民會達三萬人左右，很多人利用暑期遷徙，以便假期及子女入學，所以預科六七月間地產市場又會熱鬧一番，考慮賣屋的人，現在是速斷速決的時候，尤其是準備舊屋換新或小換大的人，賣了屋，仍可以在明爭暗鬥之前，有充份時間選擇。

賣屋的人要小心一點是，平均數字只可以粗枝大葉的概括市道，大致來說，屋價是平穩的，尤其是去年杪滯市之後調整過的價錢，無甚增加，買家認爲合理，下槌成交的人多起來吧了，目前有些業主，見市道活躍，希望提高價錢賣出，或者不接受某種低調的 Offer，以致按兵不動，都是不智之舉，屋價隨着市場與需求的基本原則，有些屋易賣，有些頗難脫手，與鄰近區域、地段、面積、屋的內外情況而定，不可一概而論，找一位合適和守信用的經紀仔細研究一下，即可以取得高價，又可省時。

賣屋從簽合約到上大簿、賣廣告、開放、參觀以至售出爲止，隨時需要兩三個星期的時間，所以希望暑假前把握時機，把房子換作銀紙的業主，要趁早作出考慮了。

溫哥華地產隨筆

■何展虹

西西佛斯

古希臘神話中諸角色以西西佛斯印象最是深刻難忘。他在荷馬史詩中也有出現，是被形容爲最狡滑、詭計多端的人。

傳說中有一次鄰居偷了他的羊，因他把自己的羊的腳底下都打了記號，所以毫不費力地找回了羊群；傳說他曾盜竊諸神的秘密而傳給了人間；傳說當死神找上門來，他把死神加上手銬腳鐐，直到戰神來解救死神之後，後者才把西西佛斯解到陰曹地府。爲了懲罰他的罪行，罰他在地府中最獨立隔絕之地推滾巨石上一個陡峭的山坡。石被推到山頂，大石急急滾下，於是西西佛斯也得只好重頭再來，日復一日，月復一月，晝夜不停，永遠上同一個山坡，推同一塊石頭，同樣的艱苦，同樣的勞力，而得到的是同樣的結果：親眼看著巨石滾下山坡。

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繆在「西西佛斯的神話」一文中認爲西西佛斯是悲劇式的英雄，因爲當他走下山坡的剎那，意識到他勞力、處境的荒謬與無助。卡繆認爲這種察覺雖然不能控制和改造命運，但至少比渾渾噩噩、不知不覺的人更深入一層。

而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西西佛斯的故事：當他讓在陰森荒涼的山坡上，俯望滲然滚落的巨石，也許在他遥遠的記憶裏，恍惚憶起地面上愛琴海耀眼的寶藍、奧林匹克山上皚皚的白雪；當然他也許會期望着下一次的推動將會是最後一次，巨石不再滚下。這個期望不是天神宙斯所能剝奪的。

所以當我想起在暗無天日裏的西西佛斯，我便深深慶幸自己的幸運了。

浮生不斷記